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張晏曰朝鮮有瀋水遼水

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史記一百二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立自始全燕時

嘗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其遠東有番牙縣番音普寒反屬

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為界騶家

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志樂浪有雲鄣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

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小國後以為郡方數

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

一作誰說文云誰讓也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送何之御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

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

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

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

發兵距險右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

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

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相求

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

糧人眾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

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

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

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

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

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

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

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

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

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

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

山使不能刺决與左將軍計相誤卒阻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

故久不决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

將軍曰朝鮮當下以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

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

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

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

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曰凡五人也或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類○索隱曰路相與

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

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

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

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太長路音各降相路人

之子最○索隱曰最名告諭其民誅成己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

真番臨屯樂浪封參為樓清侯韋昭曰頭氏音鬱陰為菽苴侯

曰屬渤海○索隱曰啖為平州侯韋昭曰長為幾侯韋昭曰屬向

菽音秋苴音子餘反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

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

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法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

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步 萬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未兩

軍俱厚將卒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

羌涉河謂上北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載音無具反鄰氏

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

其地在湖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其西靡莫之

屬以什數滇最大

如導曰滇音植鎮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

太守所屬滇以什數

郡最大此皆唯結耕田有邑聚

推○索隱曰雅漢書作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至牁榆

州牁音結音計在益名為雋昆明

川益皆編髮隨畜遷徙母常處

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

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祥音昨在越雋

徙○索隱曰案東也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數白馬最大

○索隱曰案東也

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徇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

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索隱曰躡音矩弟為盜者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

九十一

○索隱曰地理志益州真也照澤在西北後漢書云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音略略通五尺道

○索隱曰謂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徠馬音楚僮僮牛以此巴蜀殷

富音北反服度云舊京師有楚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

越殺王郢以報浹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

蜀枸醬音廣日枸一作葛音薑音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

醬美小顯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

寸味辛以薑不調鹽豉非也音志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

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

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

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

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

西南夷一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

萬浮舡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音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

通夜郎道為置吏易其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音索隱曰案食糧及從巴蜀柝關又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

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捷為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巽道指牂牁江音索隱曰崔浩云牂牁郡後以為地

至南海四會入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作可置郡使相如以

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

郡音廣口漢中巴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土罷饑離

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

引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引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胡方以

據河逐胡引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音廣日元光六年稍令犍為自葆就及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

印勝之竹蜀蜀贊曰印山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馴案漢書音義曰

天竺則身毒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類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故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

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問出西夷西

猶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

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莫能通身毒國漢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

廣人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

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

總曰且音子餘反小國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

巴蜀罪人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頭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

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遠誅反者夜郎

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殺侏侯并

駝皆振恐請日置吏乃以印都為越檣郡後都為沈黎郡并駝為

汶山郡應劭曰今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

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

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以兵臨滇滇王

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

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襄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

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將焉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捕

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窮○索隱曰前謂被分割也西夷後被捕刺遂割居西南二方各屬

西南夷

分率為七郡齊廣曰隸為特河越雋益州武都九黎文山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激莊躋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度廩莫異於殊風夜郎最大功祚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索隱曰右不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索隱曰右不

秦狄劍伎云時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故其親名之曰長卿

名相如以貴為郎事孝皇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宋海曰六

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

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索隱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

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寫爾而徐廣云字為非相如見而說之

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

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卬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

都亭○索隱曰案臨卬亭也臨卬令繆為恭敬曰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

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卬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

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

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
往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禮傾酒
酣臨叩令前奏琴白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索隱曰案古樂有長歌行短歌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
張揖云挑也以琴中挑之挑音徒了反挑音如了反其詩曰
兮鳳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皇有一雙女在此堂室通人
我腸何由食相如之臨叩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郭璞曰問讀曰
接為鴛鴦也郭璞曰郭璞曰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也詩曰梅美且都
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
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曰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郭璞曰言貧命也索隱曰案凡文詳之徒空也卓王孫大怒曰
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及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叩郭璞曰文君第六節也郭從昆
弟假貸猶足為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盡賣其車騎
司馬相如

買一酒舍酷酒而令文君當釀卓王孫曰釀曲肆也以相如身者
續續音續也今銅印言物卓王孫聞而耻之為
杜不出是弟諸公郭璞曰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郭璞曰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
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
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監侍郭璞曰上
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
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
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
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
日以為折故空藉此三人郭璞曰辭索隱曰藉音以推天子諸侯之

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
案山辛菜以菘一故藥對亦以爲似細辛也蘭秋本草去芷一名
高反本古名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菜似薑而音昌里反薑音火
有長毛司馬彪云六天龍人者若郭莫之與葉本也呼蓬射干本草名
爲法離准南子云六天龍人者若郭莫之與葉本也呼蓬射干本草名
烏扇也司馬彪云六天龍人者若郭莫之與葉本也呼蓬射干本草名
赤海縣開水與張勃所說又青似亂髮即薑也江離藥蕪諸蔗
不莖紅華則與張勃所說又青似亂髮即薑也江離藥蕪諸蔗
反且音子余反漢書作巴且文類是云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陔
靡音移案衍壇曼平傳也物音司馬彪云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陔
限以巫山建平曰巫山吟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馮廣曰葳蕤或曰
草生水中華可食勃音力謂反葳蕤似蒲駟察漢書音義曰苞荔或曰
生斯才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酸醬江東名烏葳蕤漢書音義曰苞荔或曰
似此而大也音類其卑溼則生藏葳蕤東晉雕胡徐廣曰葳蕤或曰
也蕪蕪也葵子十月熟馴家漢書音義曰葳蕤似葳蕤而葉大莖似茅
也蕪蕪也葵子十月熟馴家漢書音義曰葳蕤似葳蕤而葉大莖似茅

八音兼加孟康云葳蕤似蘆也郭璞云葳蕤似蘆而細小紅東人呼爲烏葳蕤音五
患反葳蕤音葳蕤廣志云葳蕤似蘆也郭璞云葳蕤似蘆而細小紅東人呼爲烏葳蕤音五
郭璞云葳蕤音葳蕤廣志云葳蕤似蘆也郭璞云葳蕤似蘆而細小紅東人呼爲烏葳蕤音五
中今揚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云葳蕤似蘆也郭璞云葳蕤似蘆而細小紅東人呼爲烏葳蕤音五
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嶺北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
乃可生七年狂椒木蘭藥離朱楊榭栲豫章柳葉似桑穀章大木曰
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柳葉似桑穀章大木曰
音義曰柳葉似桑穀章大木曰
射干名射干似狐貉屬木也○孔雀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騰遠鳥
鹿尺鹿似麋而大鹿書昭音義曰射干似狐貉屬木也○孔雀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騰遠鳥
象野犀窮音獲挺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
之駟一音義曰馴駁也馴駁以當馬也乘雕王之圍靡魚頰

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指翠繞王綏綽乎忽忽若神

仙之彷彿於是乃相與撥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嬖女

勃窣上金隄索隱曰嬖女素忽反揜翡翠射鷓鴣漢書音義曰鷓

似鳳有光彩音凌宜李彤六鷓鴣神鳥飛光竟天也郭璞曰微增出織

繳施徐廣曰弋白鵠連駕鷲郭璞曰野鷲也鷲音加雙鶴下玄

鶴加郭璞曰詩六七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鶴漢書音義曰鶴

舟郭璞曰首淮南子曰龍楊桂柶徐廣曰音也張翠帷建羽蓋罔

璫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貝文也撥金鼓吹鳴籥漢書音義曰榜入歌

相擊琅琅磳磳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王班乎喬喬郭璞曰泊乎無

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不若大王終日馳

騁而不下與將剖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臣

司馬相如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郭璞曰王悉發境內之士而

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勦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

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辨楚

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

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我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浮勃

東有大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

之若也南有琅邪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浮勃

解漢書音義曰游孟諸郭璞曰邪與肅

博為鄰右以湯谷為東株田乎青丘傍偃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

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豈不帶芥索隱曰帶芥刺也郭璞

有也若乃椒蠆現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初其中

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 蒙鴟徐廣曰鴟尾也 索隱曰張

詩故特言之以成文耳索隱曰 被函文郭璞曰 綉白虎廣

騎鶴冠武文單 跨野馬索隱曰 陵三憂之危漢書音義曰 下

者弄解秀漢書音義曰 徑陵丹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 雀鳥

反文格瑕蛤鉗猛氏漢書音義曰 射封豕郭璞曰 騾馬神馬日行

箭不苟害解胆陷腦索隱曰 張揖云反亦依字讀也 弓不虛張應劭而

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

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 浸潭猶漸也漢 脩魯遠去郭璞曰

反流離輕禽蹙履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 捷音也軼赤雷遺光

耀徐廣曰 超陵赤雷追怪物出宇宙 繁弱滿白羽射游曼

蜚虞郭璞曰 蜚音也擇肉後發先中命 虬弦

矢分藝殪仆徐廣曰 射桂的然後揚節而上 浮陵驚風歷駭駭乘

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徐廣曰 音也道孔鸞促駿 拂鷲焉捐鳳

皇漢書音義曰 山海經云九嶷之 捷駕鷄掩焦明鷄明似鳳 索

明西方之鳥也 樂汁園微日鷄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

鄉蹙石闕歷封密過雉鵠望露寒徐廣曰 音也率乎直指闔乎反

棠梨漢書音義曰 宮名也在 息宜春西馳宜曲濯鷁牛首漢書音

天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 音也觀徒車之所 麟乘騎之

所蹂若徐廣曰 音也人民之所蹈躡 與其窮極倦飢徐廣曰 音也

伏不被劊刃而死者他籍籍 填坑滿谷拚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解怠置酒乎昊天索隱曰 音也張樂乎 鞞輻之字徐廣

音言廣遠深 自也撞千石之鐘 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鼙之鼓郭璞曰 音也奏陶唐氏之舞 聽葛天氏之歌音義

日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曰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蓬蒿木四曰奮五曰敷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德地德八曰摠禽獸

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

蔡淮南子遊漢高舉取以平三秦後使蔡府君之因名巴俞舞也

漢書音義曰子遊歌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樂記云宋音宴女

意志成蔡人誣負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真四人于遊曲是其

字也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

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鏘鎗鼓洞心駭耳郭璞曰

荆吳鄭衛之聲詔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行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

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

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烈歌樂者

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章昭云狄鞮

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慢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

若夫青琴宓妃

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巖曰青琴古神女

殊離俗○索隱曰郭璞曰俗無雙也妖冶閭都詩云妖冶人兮方言云自閩而東

司馬相如

文曰麗之麗也或作麗書本作麗靚莊刻飾使嫫媿約郭璞曰

黑柔捷姝姝命曰也也索隱曰柔捷姝姝皆骨體瘦弱也

首姝媚徐廣曰媚音乃而反媚音弱○索隱曰媚音乃而反媚音弱

骨體也拙獨蘭之掄施徐廣曰掄音乃而反媚音弱○索隱曰掄音乃而反媚音弱

自眇閭易以成削徐廣曰閭音乃而反媚音弱○索隱曰閭音乃而反媚音弱

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皓齒蔡爛宜笑的皦索隱曰皦音乃而反媚音弱

美人皓齒以嬌又曰媚索隱曰媚音乃而反媚音弱

眉長眉連娟微睇絲顏索隱曰絲顏音乃而反媚音弱

於此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

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曰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

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填塹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

胡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
鸞濟乎六藝之圃登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我新
射狸首兼賜虜禮射義曰天子以賜虜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七玄
鶴建干戚載雲罕拾群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曰張
以雲罕為卷旗皆非也且索中胡肉薄圖云雲罕駕不兼言九
雅之村三十一悲代檀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齊詩季邑云君
人故曰雅也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齊詩季邑云君
在位故受天之福攝也得音先呂凡樂音各修容乎禮園翱翔于
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朝恣群巨奏得失四海之內靡
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
義○索隱曰漢書作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
○索隱曰音怡戰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
神苦形罷車馬之用執士卒之精○索隱曰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
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難免之獲則仁
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
司馬相如

九百是一不不得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
之所侈○索隱曰音怡戰反超若自失後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
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
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
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雅小雅也取耳小願云剛取
非謂割除其詞而論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也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越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
張指曰蒙放都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之文報曰夜郎發巴蜀吏
焚中皆西南夷後以為存柯健為二郡焚音步北反發巴蜀吏
卒千人○索隱曰郡各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
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

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馬太子入朝○索隱曰番馬南海郡

理也弔至也東伐闔越後至番馬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謂

字小類六兩國相伐葉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

朝所以云弔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効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

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發巴

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

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曰發

制謂起軍去誅乎帥也案唐蒙為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警燧燔○索隱曰燧燔米莫將者枯掉頭有寇則舉之燧

三六反纂要云燧燔也燧見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

而爵○索隱曰如淳曰析中分位為通侯名列東第○索隱曰

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

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益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

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

彼悼不自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以不忠死工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

姓○索隱曰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索隱曰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

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

高唐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

隱曰

案謂公卿是時印符之君長○索隱曰文帝曰印者今為不都縣

間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諫請

置道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印符冉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

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

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西夷謂越雋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元在為大鴻臚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吏各

負之今縣令自負天則亭長當負弩也日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

時擊重耳安霍夫病出擊匈奴如河東太守迎負弩又魏公子數

關公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

六下季赤車駟馬不遇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皆因門

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也○索隱曰小類云尚納配而厚分與其女財適男等言司馬長卿

便略定西夷印符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印符

司馬長卿

才命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高言舊傳謂之除邊關隘益并○索

張揖曰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音

陽國志漢嘉縣有南至犍犍為微也○索隱曰張揖曰微塞通零關

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韋昭曰犍為以通印都志云相如卒開焚道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

曰漢興七十有八載○索隱曰元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濊○索隱曰韋昭曰元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攘也○索隱曰韋昭曰元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曰夷結軌遠轅結屈也軌車迹也東

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

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

隱曰

索隱曰

索隱曰

案馬馬絡頭也索牛綱也漢官儀六馬云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隆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

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叩椽

西棘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

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

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詭也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

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六天相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索常

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人見之以為異

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厄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陔隘而不

安夏后氏啟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苗徐廣曰漉一作

音而豆反在案也近深也漉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

司馬

益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心煩於慮而身親其

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表反肢音也一作膝音奏

莊子云禹胝無肢脛不生毛李陵云腹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璽索

崇論閱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

天貳地天為三皇是也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

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履辱衍溢索隱曰案長懷生之物有不浸潤

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繫號泣內嚮而怨曰

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

暴殫恩慕者枯旱之望雨蓋夫為之垂涕日張指去俱矣之夫也
鮮哉其矣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中葉南夷何夜耶也願得
受號者以備關沫若水音為開微特何鍾零山梁孫
原創道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播長駕使疏濬不開
疏濬者不被開也阻深開味得耀乎光明作會奕三蒼去智書
早朝也以備申共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
提福日說文云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表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天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
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
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餘賢日
齊聖宗章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曰咸五登三此說非也
又德漢此為咸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曰咸五登三此說非也
書志林太相如錄五帝之一
向以是登次三王之上也今本

馬用知一

者未賄拍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故固靡徒
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敬國失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
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
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間居
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能彘逐野獸
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索
隱曰張揖曰秦武王捷言慶忌日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臣之愚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
持之獸索隱曰蘇雅云駭不存之地慮而猛獸驟發也犯屬車
之清塵蘇雅曰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
於羿盡羿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荒夷接軼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楬之變徐廣曰楬音巨月反物逆者謂

勃奮也原駟馬口長銜也周禮輿服志楬逆士者為駟駟在銜

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

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

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

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

金者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恐共墮墜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祭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何反他徒何反普空

入曾宮之峩我漢書音義曰全並也臨曲江之隄州兮漢書音義

中曲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州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徐廣曰參差音

通公音籠古籠字澹兮澹兮徐廣曰澹音呼加反

西此是也

反晉灼曰澹音籠古籠字

澹兮澹兮

澹兮澹兮

減喻習以永劫兮音詳及反廣衍觀眾樹之墉菱兮音詳及反覽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

節容與兮靡弔二世持身之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

負貌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求

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六百石掌故行掃除也天子

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

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

未就請其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隱曰

及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轉全反小韻形容甚臞徐廣曰臞

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

迫隘兮揭輕舉而遠游索隱曰武帝云識得如黃垂絳

幡之素霓兮載靈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漢書

司馬相如一

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垂旬始以

為慘兮杵彗星而為孺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彗星孺者於下以

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居天反偃攬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網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綱音直留反或音鞠屈如斷虹也紅杳渺以眩昏兮疾風涌而雲

浮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彗星孺者於下以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或作虹駕龍象輿之蟻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蠃蟪蜿延低

印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五到躡以連卷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兮美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反滂鼻決軋灑以林離鑿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

離音旦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壘嵬壞音義

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

鼓瑟而舞馮夷馮夷河伯字也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沈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舒闊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低回陰

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徐廣曰矐音下

載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

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求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

會食幽都呼吸沆澹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徐

馬相如

音禁娘音更反貫列鼓之倒景公步豐隆之滂漢書音義曰

即出平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

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相如既奏大

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

失之矣使所忠往索隱曰張揖曰使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

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

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吳兮兮

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素率邇者踵武徐

日率猶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也近之遺迹也

素隱曰言循覽述代之事則踵路者可知也

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也

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紛綸葳蕤堙滅而不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徐廣曰

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口紛亂也。續詔夏崇號謚。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

周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馴索。

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

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

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到隆。徐廣曰到蓋字誤皇。

或為厓北地有郁郅縣厓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

索隱曰爰於及也。郅大也。盛也。樊光云到可見之大也。大行越成

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

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

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一載之後。豈不善始善

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道也。

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

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

司馬相如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漢涌原泉

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嶺胡廣口自此以下論漢家之德也。

物涌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

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

滂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適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

滂遠闊廣也。滂浮也。恩德比之。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

於水迫者遊其原遠者淨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始為惡者皆

青秋行化也。昆蟲凱澤回首百內。韋昭曰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微。

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也。麋鹿也。藁一莖六穗於庖。

也。藁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名。藁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藁也。

儀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駟案漢書音義曰儀雙觥共抵之獸

也。獲周餘珍收龜于歧。徐廣曰收音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

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

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鬼神接靈

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鬼神接靈

國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園為奇物譎詭俶

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

之以燎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也

以登介山不亦而乎漢書音義曰介大山也言周以進讓之道

其何爽歟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

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有群生義征不

德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

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

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

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

華字而虞擊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

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授其榮而相此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

也言欲化功名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極然其文上帝垂

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取薦之上天告陛

司馬相如

下謙讓而事之也神如淳謂地祇不

嚴群臣更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

意不可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言古帝

說者尚何稱於必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

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神王是各並時而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索

故聖王弗茲日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

以彰至尊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

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若日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熒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猶

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駟案漢書音義曰

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駟案漢書音義曰

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駟案漢書音義曰

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將冀舊六為七韋昭曰今

仍舊六徐廣曰擣一擣之無窮徐廣曰擣一為七也徐廣曰擣一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廣雅云擣張舒也前聖之所以求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索謂宜命掌故悉奏其義

而覽焉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

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

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參漉何生不育徐廣曰參音色陰反

唯濡之記專獲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君乎君

乎侯不或索隱曰言君何不行封禪索隱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

案般般索隱曰言君何不行封禪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

司馬相如

徐廣曰取音是知穆也一作能蓋聞其聲今觀甘來

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衣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

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若龍興德而外索隱曰胡廣采

色炫耀燿炳輝煌徐廣曰燿音正陽顯見覺寤黎丞索隱曰

明也謂南於傳載之去受命所垂索隱曰如淳曰書傳所載

應見之於成紀故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諄義曰天之

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依類以當諭以封禪漢書音義曰

類說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口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

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

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然徐廣曰小山在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大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

日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

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推見至隱也易以人事通天道是

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及衆民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

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

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觀其上故詩諱云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

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

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

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貴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

吁上林非侈駟馬還却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